

长江引领我们上升

□ 李蔚泽

去年,在武汉文学季的开幕式上,我讲了一段话,题目叫作《黄鹤去哪儿了》。昨天来到武汉,就有朋友问我,明天讲什么呀?还能找到黄鹤不?我说找不着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今天的长江文学周,门外就是滚滚长江。这条大江不舍昼夜,九百四十二年前,公元1082年,它在一个人的眼前流过,“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而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苏东坡,而那一只向着东坡戛然长鸣的孤鹤,我相信,它就是那只一去不返,去而复返的黄鹤。——谁说找不着了,这不黄鹤又回来了吗?

然后我们的长江一直流到20世纪。1933年,在长江入海的地方,茅盾先生出版了他的《子夜》。三年后,鲁迅先生把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介绍给茅盾先生,后来,增田涉成为了《子夜》的第一个日文译者。两个人初次见面时,增田涉热切地表达了阅读《子夜》的感受,他说,《子夜》这部小说“视野广阔”,以时代为整体作了细致的描绘,表现出大陆式的“膂力”。

——“大陆式的膂力”,这句话一下子跳出来,一下子撞到了我的眼球上。增田涉为之激动、为之惊叹的,是一个中国作家体现出那种大陆式的力量。大陆可不仅是大地,大地是任意的虚指的名词,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目光所及看得见的地平线就是大地。但大陆是特指的,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你是在一个岛屿上,或者你在一个地理空间狭小的国度里,你不可能具有这种大陆式的力量。作为一种地理空间,大陆从高原到岛屿,它的辽阔、它的丰富多样、它的稳固、它的完整,这一切自有恢宏壮阔的力量,不管茅盾先生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这片辽阔的大陆就在他的身体里、就在他的笔下。

同样的,我们这片大陆上有两条伟大的江河纵贯东西,那是黄河,那是长江,中国作家的身体里和笔下,奔涌着江河的力量和精神。今天,在长江文学周开幕的时候,我们要深刻地领会我们文学的长江性,从古至今,长江不仅是地理构造,也是文化和精神构造,这条大江是我们文学的基本根基和条件,由此出发,我们开始创造。

在长江上,曹操横槊赋诗,他赋的是什么诗?《短歌行》,为什么要在长江上赋《短歌行》?就因为你知道了长江之“长”,你才知道生命之“短”,你知道长江之永恒无限,你才知道人生之有限。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们的诗歌英雄就是在有限和无限中、在长江之长和生命之短中领会了人生的壮阔苍茫。

所以,从“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到“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到“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几千年来,我们一代一代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作家,是以长江为方法,在长江中认识时间和空间、历史和未来,此身和世界。

这次来武汉,我在行李里带了两本书,一本是陆游的《入蜀记》,一本是范成大的《吴船录》。1170年,陆游从山阴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前往夔州,溯长江而上,他一共走了157天。然后,1077年,范成大从成都返回苏州,顺流而下,船比较快,他走了122天。这两位诗人逐日记下了他们的行程,他们注视着、铭记着长江的山水、城郭、人民、风俗、名胜,一条长江被他们走过,一条长江从他们的身体里流过。美国汉学家何陋把这两部书称为“江河日记”,实际上这是“长江日记”,一代一代的诗人、一代一代的写作者,都在时间的流逝中续写着这部日记。

在陆游、范成大之前,有苏东坡的《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在《后赤壁赋》里,苏东坡写道:“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东坡在九百四十二年前的那个夜晚谛听“江流有声”。我忽然想起,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读过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法国小说曾经以贝多芬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过很多年轻的中国人。我们都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句话是:“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现在重读《赤壁赋》,我忽然想到,傅雷先生在上海、在长江之尾翻译这句话时,在他的心里、上意识地或者下意识里,回荡着的其实是东坡赤壁的声音,那个莱茵河的“江声浩荡”,其实是来自于“江流有声”,也正是在《后赤壁赋》里,我们看到这“江流有声”召唤着苏东坡,在那个夜晚,苏东坡忽然变成了一个无畏的攀登者,他甩下了同行者,他“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苏东坡的身体真是好啊,那一刻他是曹操附体,他是李白附体,他是写出了《登高》这伟大诗篇的杜甫附体,他是孙悟空附体,他一口气就登上了长江边上的高峰,“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此刻,我们都知道,那个夜晚的苏东坡,长江在他的身体里澎湃,江声浩荡,长江引领着他上升,然后我们才“四顾寂寥”,看见了“适有孤鹤,横江而来”。黄鹤楼上,那只承载着记忆、激情和创造力的黄鹤与属于长江的诗人相认相亲、心心相印。

所以,在长江文学周的开幕式上,我要说的是感恩长江,像我们的前辈一样,让长江流贯我们的身体,让伟大的长江引领我们上升。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据作者10月19日在长江文化艺术季“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云开瞿塘》(中国画) 樊枫作

走进聂华苓文学馆

□ 柳长青

2024年10月21日,在大洋彼岸,从湖北走出的优秀儿女、享有世界盛誉的聂华苓先生溘然辞世,走完了她近百年的传奇人生。消息传来,作为家乡晚辈,我们无不惋惜悲痛。

去年我们在湖北广水参观聂华苓文学馆的一幕幕,即刻重现眼前。

聂华苓文学馆建在风景秀美的印台山文化生态园中,馆名为王蒙先生题写。据说王蒙先生只为两个文学馆题过馆名,这是其中之一。当聂华苓先生的授权委托人杨建忠请王蒙先生题写馆名时,先生不仅欣然命笔,还一再表示,如有需要,愿亲赴广水,玉成其事。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就听闻过聂华苓先生的大名,虽然读其作品不多,但几十年间先生的声名一直如雷贯耳,见到聂华苓三个字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崇敬。就是没想到,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广水人,更没想到广水会有这样一座气派的文学馆。

兴建该馆不仅得到了聂华苓的亲自授权,还得到了她捐赠的大量珍贵图片、手稿、信札、图书、影像资料和她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物品原件。从而使这座文学馆成为国内和港澳台地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第一家规模最大、资料最齐全、最权威的聂华苓文学馆。一座世人瞩目的文学馆,体现了先生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回报桑梓的拳拳之心。

馆内翔实的年表和图片显示,聂华苓先生1925年2月3日(乙丑年正月十一)生于宜昌,1949年去台湾,1964年赴美定居。多年以后,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这便是她的“三生三世”。

1970年,聂华苓先生与丈夫保罗·安格共同翻译《毛泽东诗词》。为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对新中国的全新认识。正是有了他们的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力扩散到大洋彼岸。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一次又一次引用毛主席的诗词,来表达他和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1978年,在离开故土家园整整三十年后,聂华苓先生终于从大洋彼岸踏上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大地。随后,她的著作在国内大量出版,并畅销不衰。其作品《亲爱的爸爸妈妈》还被选入人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材。

她是作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声震文坛。有专家指出,聂华苓是1960至1990年代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当之无愧的“中心”之一。她更伟大的贡献,是在丈夫的支持下创立了“国际写作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实施,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本是世界文学的“千里马”,因此又成了世界文学的“伯乐”。与日俱增的“伯乐”声望,甚至掩盖了她的作家本色。

每年,“国际写作计划”都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前来研学交流。他们当中,已经走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艾青、丁玲、王蒙、张洁、铁凝、莫言、余华、迟子健、王安忆、毕飞宇等一大批享誉当代中国文坛的重量级作家,都曾参加过这个“国际写作计划”研学并受益。

聂华苓先生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平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1976年世界各地的300多名作家,联合提名聂华苓夫妇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绝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

我们感慨先生颠沛流离、坎坷跌宕、饱受磨难的人生经历,敬仰她的卓越才情和无私大爱。在聂华苓文学馆,我们按捺不住激动,满怀崇敬地在留言簿写下自己的心声:“芳名传百世,文学耀千秋”;“文学影响世界,人生矢志后人”;“滋兰树蕙,种德修福”;“广水骄子,中国文心,光耀世界”……

这座文学馆,既是展示聂华苓文学生平成就、文学贡献的崇高殿堂,也是世界各地的聂华苓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探讨的重要平台。今天的广水能有这样一座文学馆,无异于打开了一扇让世界走向世界的大门。可以预见,世界各地的聂华苓研究者和聂华苓文学爱好者将会纷至沓来,广水也将藉此与世界拥抱。

一首歌与一座高山军营

□ 张家立

“在那高高的巴山深处,生长着一对同心树,那是老班长和他的新娘子种下,是那场婚礼留给连队的礼物……”

歌声起处,云雾涌动。身着空军蓝迷彩服的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巴东雷达站的全体官兵,列队在营区刻有“鄂西第一哨”5个红色大字的石碑旁,唱响这首《同心树》,迎来了巴山之巅又一个云雾缭绕的清晨。

巴东雷达站营区所在的高山,便是海拔1892米的“鄂西屋脊”主峰。53年前,空军某部奉命开拔上山,在山顶创荒拓地,垒起这座预警前哨,建起了雷达站军营。

小小的营区,其实就是山顶原址上一座没有围墙的院落。因为原总部确定的二类边远艰苦连队,雷达站营区经过多年建设,如今有了很大改观,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是这里的恶劣天气。由于山高气温重,山上半年大雪弥漫不见天,半年大雪封路不见地,给雷达站官兵带来严峻考验。

相比山上的气候恶劣,对官兵们更大的考验,还是坚守高山的孤独与寂寞。

在这座高山营区一侧,与营房主楼近距离对望的,是两棵枝叶相依的华山松。雷达兵们珍视这两棵松树,把这对树称为“同心树”,常年给树干披挂红绸带,精心整理枝叶,极尽呵护之情。

关于这对“同心树”,巴东雷达站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1991年2月,正是大雪封山,操纵班长向波因参加演习耽误了和女友王艳约定的婚期,一段美好姻缘遭遇危机。听说向波的女友闹分手,全站官兵轮流给王艳写信,邀请她来部队。雪融开山的春天,王艳绝于上山,两人见面误会冰释,并在连队举办了婚礼。

那时雷达站营房还是石头垒起来的小平房。在战友们的见证下,一对新人在小平房前栽下两棵华山松,起初被叫作“夫妻树”,后来就被官兵们正式命名为“同心树”。

由一位雷达兵的爱情衍生出的这对“同心树”,给刻板而孤独的高山军营带来一丝浪漫。关于老班长的爱情故事,已被官兵们制作成文字介绍牌,郑重地立于“同心树”前,俨然成为雷达站的“绿色文物”,被加以保护。

巴山之巅的“同心树”,近年正逐渐被外界所知。武汉的一些年轻人,甚至专程驱车几百公里前来探访。眼看上山的人越来越多,雷达站按照连队《拥政爱民公约》,结合打造高

山特色文化项目,适时举办“军营开放日”,后来又新增“国防教育日”,而每次的接待日活动,定然少不了全站官兵大合唱。《同心树》这首歌,也就成了雷达站对外展示军营形象的保留曲目。

今年“八一”,巴东雷达站迎来了一位官兵们熟悉的长者,歌曲《同心树》的词曲作者周绪铎。

周绪铎是一名有着30余年军龄的退役老兵,曾在军队国防动员部门工作多年,转业到地方后,还是为兵服务,刚从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退休。

好多人不知道的是,入伍出身的周绪铎,还是一位创作颇丰的音乐人。由他作词作曲的《你一直都在》《我的老兵战友》《咱们当兵去》等10多首国防和军旅题材歌曲影响颇广,有的还曾作为大学生征兵主题歌曲在全国发布。《同心树》就是他为巴东雷达站官兵创作的一首歌曲。

那是2019年7月,周绪铎率慰问组走访驻鄂基层部队,第一次来到巴东雷达站,了解到“同心树”背后的故事,当晚他就写出了歌词。回汉后,他将歌词谱成曲,找到青年歌手崔金意,完成了歌曲创作。

在这首歌中,周绪铎巧妙运用“同心树”这一意象,形象地表达了高山雷达兵“奉献精神相传,家国同心守护”的主题,娓娓道来的旋律,深情而不失刚毅,与高山守备战士的气质完美结合。歌曲制作完成后,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其作为一份特别的拥军礼物,专程送到了巴东雷达站。

再次登临军营,周绪铎看到雷达站的官兵中,多了许多陌生的新面孔。新任站长杨敬告诉周绪铎,这些年,雷达站先后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和“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13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还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一阵军号声划破山巅的浓雾。雷达站官兵再次集合在“同心树”下,用歌声向前辈退役老兵致敬——

“在那高高的巴山深处,生长着一对同心树,那年老班长告别这树下的军营,带走了——捧曾经扎根的泥土,他说回到遥远家乡,就能听见战友们行进的脚步……”

歌声回荡,雷达飞驰。在这片绿色高地,一位退役老兵和年轻的雷达兵们,心在一起跳动。歌声中的连队,是他们内心深处共有的最美好的军旅记忆。

“胜利的回响——湖北解放故事”

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协 联合主办

大军从我门前过

□ 熊平

大悟县的解放,以大军南下为重要标志。

大军南下到底兵分几路,我不得而知,从我们熊眠村前日夜兼程的一路,我是亲眼所见的。那几天,一放学我就跑到公路边儿上,看大军南下。大军南下那气势,那威风,我和大人一样感到震撼。

熊眠门前的公路,宽不过两丈,解放军四列纵队紧急行军,简直就是跑步前进。有时骑兵来了,有时汽车拖着大炮来了,四列纵队立马分为两列,让出中间跑车道,车马过完,又是四列。

我的家乡,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都是红军或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就连保长甲长,有的也是共产党人,所以,对解放军有一种特殊的爱戴之情,有些乡亲把南下的军队仍然称为新四军。听说新四军是要去打武汉,打合肥,打南京,还要打过长江去,无不乐在心头喜在眉宇。在保甲长的安排下,不少人挑着茶水站在跑车道,喊着或是打手势,想让战士们喝上一口水。战士们无法停住前进的脚步,只有挥手致意。除非首长一声令下,吹响哨子,命令原地休息,战士们才会咕嘟咕嘟喝个痛快,再灌满水壶。我曾协助父亲乡亲们到队伍中间送过茶水。说是茶水,实际泡的根本就不是茶叶,而是炒熟了的山楂树叶,乡亲们叫它毛楂茶。因为,一般人家买不起茶叶,说泡茶,其实泡的就是毛楂茶。战士们只喝茶水,不拿也不吃老百姓的任何东西。因此,有些大妈婆婆馒头炕饼子煮鸡蛋,最后都是白忙活,只有端回家去自己享用。

南下的队伍,每隔一段就有一面红旗,洋布做的,写着某某攻坚,某某突击营,某某先锋连,某某敢死队,还有某某尖刀排尖刀班,等等,我记不齐全,由一名战士高高地举着,迎风招展。还有些战士,背包上插着三角形的纸旗,各种颜色的都有。有的写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有的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大军行进的时候,那步伐铿锵铿锵,雄壮豪迈,扬起一路黄尘,和他们的军装浑然一色,远远望去,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弥漫在天地之间。

大军南下多是日夜兼程,晚上驻扎的极少。有一次,一支队伍在我们熊眠住了一夜。中午的时候,甲长和保长一起到村里号房子。号房子,就是根据各家各户房子(主要是堂屋)的宽窄大小,估计打地铺能睡下多少人,就用粉笔在大门上写明人数,供部队宿营时参考,也让各家各户有个思想准备。

那天,我们家住了十二名战士,说是一个班。他们进得门来,满脸堆笑,把我母亲叫大娘,

把我和弟弟妹妹叫小同志,不是说吵闹,就是说打扰。然后将背包堆码一处,把枪斜挎在背后,有的抢着扫院子扫巷道,有的抢着抹桌子揩板凳,还有的找水桶扁担抢着挑水。

解放军在门前的空田里埋锅造饭,一班人吃罢回来,便让我带着,到屋后稻草堆上扯来几捆干爽的稻草,在堂屋打起地铺。天刚黑定,各自打开背包,铺上被褥,大家围坐一圈儿,好像是开会,完了便都抱着枪和衣躺下,不一会儿就鼾声一片。

黎明时分,嘀嘀哒哒的号声响了,战士们骨碌碌爬了起来。他们手脚麻利,迅速打好背包,捆好稻草,有人送还稻草,有人打扫草屑,有人还原昨晚开铺时挪动的桌椅,忙而不乱。

我发现,他们不论做什么,枪都不曾离身,连吃饭睡觉都是。

他们走的时候,一连说了好多个吵闹了打扰了,说得最多的是感谢。

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出乎熊眠所有人的意料。只比我大几岁的狗儿,我叫他狗叔,他大名儿叫熊厚国,十四岁那年突地失踪,到处都找不到他,都以为他死到哪里了。谁都没想到,那天他竟出现在南下的大军里。他边走边向乡亲们挥手,连喊,我是熊厚国!我是熊厚国!

狗叔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了,虽有一哥二姐,生活上全都自顾不暇,他跟着南头庙里守庙的姑妈一起生活。那回他突然失踪,其实是参军了。遗憾的是,狗叔在南下大军里只能向乡亲们挥手喊话,不能停步,只有几个人跟着他打过招呼,恰好那会儿我不在路边儿,没有见过。

狗叔虽说比我大几岁,可和我却砍得脑壳换得气,用现在的话说,和我算是发小儿。掏鸟窝、打扑闪,常在一起,砍柴、钓鱼,也常在一起,读私塾也在一起。私塾转公学他就辍学了,公学要收学费,他守庙的姑妈拿不出钱来。

1983年,我回了一趟熊眠,乡亲们讲起了狗叔。狗叔参军三十多年,1981年他回来过一次,坐着县里的吉普车,穿着笔挺的毛料军装回来了,还带着妻儿和卫兵。狗叔去了庙林,他姑妈早已作古,几十棵参天大树不见踪影,连他曾经栖身的南头庙也成了废墟,狗叔哭了,哭得很是伤心。他在熊眠待了几天,走的时候,还是县里的那辆吉普车来接的,说是到广水搭乘火车。乡亲和大队干部送他,他告诉大家,他在西安工作,属于空军系列,职务是政委,他妻子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医生。

狗叔这一走,又像此前一样,没有了消息。

问道武当山

所有的问道
从老子东来西去不知所终开始
一篇《道德经》藏着阴阳之道
五千言潺潺若水长流天地

那一年 春夏北方的星象升起玄武
得授老子真经的尹喜上了武当
一拨拨高士贤人从此赴后继
归隐山林,参天悟道

问道武当

这道是道家自然的芸芸众生
是道德文章的一脉相传
是神奇灵异,起死回生的草木丹药
是道行高深,闲云野鹤的太极武当
是上达天庭,驱邪降魔的武当道乐
问道明月,松间照见我你
视之不见眼中的魔
问道清泉,石上流着我你
听之不闻心里的道

天门山

天门洞开
一眼千年的深邃
洞彻游人心扉
一念通天的惊悚
洞见天地玄机
天门山,让一切红尘的想象黯然失色
天门洞,叫所有浑浊的肉眼豁然明亮
那块轰然崩塌的巨石
打开张家界通天之路
霞光拂照,心有灵犀的人
情比金坚,步步拔地通天
挥汗如雨攀上天梯
紫雾喷涌,身怀彩凤的人
心比天高,练就鬼斧神功
翼载飞翅穿天门
众山举袖成云
天门吐雾穿空
山气吞吐五湖四海的人气

□ 韩中州